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十三

郝敬習

哀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時甫四歲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入郢之怨也說者曰書圍蔡仲尼怨楚也夫春秋書圍多矣何獨此爲怨導吳者蔡人入郢毀宗廟徙陳器撻平王墓者非蔡人吳人也楚不能報吳而肆毒于寡小之蔡何爲怨之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郊牛下有角字

書異且不時

秋齊侯衞侯伐晉

齊會衞三國共伐晉救范氏也遂取棘蒲不書會諱也主少在喪權臣背舊好而助叛人非公命故不書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邾東田及沂西田

邾之事會何以不免三桓貪而自用兼其地而非公有盟其君而公不知藐然三尺孤無異寄生仲尼所

以憂之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鉤）繹

季孫不盟志未厭也明年遂復圍邾胡氏謂以所得田酬二氏救難之功可謂不懲季孫者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初蒯聵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子郢辭公卒夫人欲立之又辭乃立聵之子輒聵因晉趙鞅以兵入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公作栗）鄭師敗績

齊人輸范中行粟于朝歌鄭人送之趙鞅禦之于戚敗鄭師于鐵獲粟千車荀寅自朝歌奔邯鄲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畏楚卑而背之從于吳子駟不可吳人襲蔡蔡懼殺子駟以說而遷于吳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蒯聵入戚輒使石曼姑帥師圍之告于齊齊以師助之君子曰輒非人子矣齊不爲人父乎其助人之子以攻人之父也書先齊惡黨也公羊謂輒爲父命故

公羊者春秋之楊墨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五廟耳魯自桓至哀十一公矣三家私其祖而不肯祧桓魯人順僖而不肯祧僖魯之廟多于天子矣故因災誌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作開

境內震祖廟災非時之役不亦可已乎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桓子死無嗣其妻南孺子有娠以屬家臣正常曰男則告而立之女則肥也可南氏生男正常抱以告諸大夫于朝曰夫子有遺言康子使人殺男而殺殺男者正常奔衛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子駟之黨子駟非不忠于蔡者吳爲政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受盟矣而又圍之季孫所以不受盟也盟不書季

孫非季孫志也伐晉叔仲非二子得主也春秋之義直而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公穀作弒）蔡侯申

蔡昭侯違諸大夫議從于吳吳人放殺諸大夫公孫翩因昭侯之如吳也射殺之事隱故書盜嗟乎一裘開釁身死國遷儒者貴報怨竟何如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盜黨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其故不可考書執惡宋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生）公孫霍

溢黨也

晉人執戎蠻（公作曼）子赤歸于楚

戎蠻叛楚楚圍之子赤奔晉楚軍于上雒以請晉人執而歸之稱戎蠻夷之也

城西郛

不時也

六月辛丑亳（公作蒲）社災

社災社屋焚也禮國有殷社戒亡也亡國之社則屋

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

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

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討其伐曹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討助范氏也先是衛與齊助范氏據邯鄲趙鞅圍降

之荀寅士吉射奔鮮虞鮮虞人與齊納荀寅于柏人

晉圍柏人二子奔齊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公作處臼卒

齊景公夫人燕姬無子庶子六人公愛子荼立之以

屬國夏高張五子皆出奔

冬叔還旋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弔且會葬也

六年○春城邾瑕公作葭

瑕邾邑魯人城之以逼邾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討其納范氏也

吳伐陳

初吳入楚召陳懷公辭元年吳侵陳未得志故再伐

楚子軍于陳父救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謀廢立搆諸大夫於高國曰是將謀子又謂

諸大夫曰高國恃君謀二三子諸大夫信之與陳乞

鮑牧以甲入公室逐二子出奔魯

叔還會吳于柤

君子曰魯之事諸侯其猶陽鳥與煥則就之寒則去

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經喪敗之後改紀其政孔子去魯司寇將往焉陳蔡人阻之王興師迎之欲封以書社地七百子西不可昭王遂卒嗟夫天欲平治天下則子西之說不行而昭王不蚤死矣儒者强謂春秋擯楚何居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公作舍

齊公子陽生荼之庶兄而景公庶子也陳乞立之廢荼爲安孺子陽生欲殺孺子使朱毛私于乞乞僞爲辭而泣毛遂弒孺子于野幕之下不書朱毛受之陽生也不書陽生受之陳乞也陽生殺弟陳乞弒君從

弑君也。嗚乎此一時也。衛輒兵父陳乞弑君陽生層

諸母陳氏篡齊三家據魯六卿專晉。姦宄蟊賊聚于

一時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仲尼當吾衰之年手

障狂瀾春秋安得不作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貪無厭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樂髡未逞志也

七年○春。宋皇瑗院帥師侵鄭

爲晉侵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從齊也

夏公會吳于鄫 穀作繒

吳子謀霸諸侯魯人先往吳徵百牢于魯如數供之召季康子子貢辭[illegible]免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復欲伐邾諸大夫不可康子伐之入其公室晝夜剽掠執邾子歸獻于亳社囚于負瑕嗟夫邾何所獲罪卮何所奉討而若此其甚也卒使吳人克東陽齊取二邑強臣階禍國受其殃故經書公伐尤魯

之無君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遂亡

吳伐我

邾人以魯難愬于吳吳爲伐魯盟于城下而還故不稱鄙直也君子曰國自伐而後人伐之故書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歸邾子益于邾

初齊五子之亂悼公奔魯季孫妻以妹即位來逆季魴侯通焉不敢以歸齊侯怒稱邾來討季孫乃賂齊

以讙闡之地而歸邾子于邾

秋七月〇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戈卒

齊人歸讙及闡

傳云齊侯逆季姬歸而遂嬖返魯讙闡君子曰非然

也我歸邾子齊受賂無名是以求全責于改圖也

九年〇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聲公嬖許瑕欲邑之取宋雍丘宋皇瑗敗鄭師盡

俘以歸

夏楚人伐陳

陳飢吳也

秋宋公伐鄭

報雍丘之役

冬十月

十年〇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反國無道吳人執而囚之至是來奔已又奔齊

益齊出也

公會吳伐齊

初齊悼公以邾故召吳伐魯及邾子歸季姬嬖而齊

魯平吳人怒更以魯伐齊君子曰昔晉之得志于東

方也魯爲之令吳得志于中國又魯爲之齊魯脣齒也納遠讐而樹近敵則不智棄親戚而長寇讐則不仁哀公幼昏强臣專恣春秋所以尤于魯之無君也故書公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傳謂齊人殺陽生以說于吳嗟乎陽生死已晩矣子荼之立父命也而奪其國既得國矣又使朱毛殺之是弑君也逐鬻姒殺胡姬是弑諸母也先君之愛子與愛姬屠戮殆盡是其心于其父也已人言一懟糜之境外是背德而擕大臣之心也召吳人伐

曾中道背之還以自伐是府國人之怨而借以報吳之名耳積惡滅身豈曰不宜然則何不書弑君齊人以卒赴也猶鄭髡頑楚郟敖疑則傳疑聖人之慎重也說者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迂闊之言也

夏宋人伐鄭

前未得志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乘齊難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師于郿，聞齊侯卒，吳子哭諸軍門外，而潛師由海入，

齊人敗之還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蒯聵之黨也

薛伯夷卒（公作寅）○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陳即吳也，吳公子札年九十餘，帥師救陳，少壯執節

老耄伐國，不亦可已乎，楚書結，吳不書札，為賢者諱

也，世儒謂仲尼與吳，夫吳與楚，攜救陳，豈為高誼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其以吳伐也君子曰齊未嘗負魯也邾子復則讙闡歸矣與魯盟則吳人辭矣魯何爲又與吳伐之書伐我齊直也故亦不書鄙

夏陳轅頗出奔鄭

陳轅頗爲司徒賦田嫁公女而沒其餘國人逐之此可爲簠簋不飭之戒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午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吳自艾陵之役衡行中國魯階之厲也是役也伍員

欲圖越諫伐齊不聽吳子予之劍自殺不書殺大夫畧之也伍員傾險士背宗國而噬其主如豺狼然其謀吳僚也如鬼蜮然屬鏤之賜天之假手不足惜耳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衛世叔齊妻宋朝之女也而齊有嬖孌衛亂宋朝出奔孔圉使齊出其妻妻以女齊私于前妻圉以女歸齊淫于外圉使人奪其軒獻于公齊奔宋君子曰夫婦人道之始春秋男女之際殆于禽獸比其微也諂侯而喪國大夫而喪家詩所以首二南也故夫詩亡

春秋作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魯稅畝不足作丘甲丘甲又不足用田賦傳不舉其數而數可知夫國猶家也中人之家始造必儉事簡費省產不多而用有餘至子孫奢侈不經之費浸廣計產數倍于昔而以狼戾暴發日憂不足自然之數也通乎此義者可以經國制用長保其富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之夫人陳司敗所稱吳孟子也昭公不得其死二子廢夫人薨而仲尼弔之季氏不絻不絰無臣子

居喪禮故不書葬不稱夫人蓋直也

公會吳于橐皐

尋鄫之盟是會也公不欲盟蓋畏齊而悔之顧無如吳何使子貢辭免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云公作運

吳徵會于衛先是衛殺吳行人衛輒懼不敢往乞援于魯宋而後行吳人果止輒魯使子貢說吳免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初鄭取宋地築嵒戈錫三邑以居宋亡公子至是宋伐取錫圍嵒鄭罕達帥師救之

冬十有二月螽

夏正十月也仲尼謂季孫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司曆鈌閏是夏正九月耳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岩）

鄭罕達救嵒敗宋師盡俘之墟其六邑

夏許男成（公作戍）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是會也吳與晉爭長歃先吳說者謂書先晉夷吳非也晉長于中國舊矣吳楚雖強不以遠閒近新閒舊禮也夫歃血烏足以明禮春秋之有霸也聖人未嘗

過而問焉霸之有會會之有盟盟之有歃血歃血之有先後聖人尤未嘗過而問焉豈以此差貴賤定名實乎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乘吳有黃池之役也

於越入吳

夫差信句踐之成拒子胥之諫進與諸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其虛入之遂滅吳易曰天道虧盈楚自熊虔暴虐棄疾淫昏昭王之季吳入郢辱及廟墓吳自柏舉得志强梁衡行越人一舉覆厥宗祀履盈得禍

若此其烈也故春秋書入郢入吳先後一轍吳亡而五霸盡矣嗚呼眞萬世有國家者之龜鑑哉

秋公至自會

是時三桓專魯哀公幼昏每書公尊君也哀以前國有長君每書臣誌專也是故春秋有義無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魏下無曼字）

討助荀范也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佩）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公區作彄）

陳大夫也傳不詳其事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以魯事終何也魯史也以魯事始故亦以魯事終終哀公何也魯至哀而公室小於三家不可以國矣春秋爲五霸作五霸始隱至哀而齊微晉分吳亡五霸終矣上下十二公二百四十有二年天行窮于十二君取十二週矣年取二百四十再週矣以法天也其終于哀十四年春何也是時齊陳恆弑君夫子年已七十有一沐浴請討三家不可而公不能令慮陳恆之事將及魯而傷周公之後之不復振故慷慨

絕筆終焉已矣其終于獲麟何也春秋感獲麟而作也昔者商紂之末麟趾兆而文王興今周衰麟至文王沒矣文不在玆乎王者不作二百餘年天下芒棼紛拏干戈相尋無寧日不祥之人與不祥之事生民以來未有者二百年間備矣子弑父臣弑君弟謀兄妻逆夫夷猾夏殺人父兄毀人宗廟係人子女滅人國家人情之兇毒極矣天子降而事諸侯諸侯降而事大夫大夫降而事家臣支大于本尾豐于腹四分五裂世道之阽危極矣而又捐廉恥壞大防裂衣裳爲毛羽貶人類爲鳥獸倡獲下賤羞爲之事王公薦

紳冒昧嘗試而不恥與人善易室而處與人不善殺之而分其室君淫臣婦于其家卿大夫要寮友之妻于路縱夫人宣淫于境外率將士班處于人宮甚者如衞子頑之妻其母宋襄姬之通其孫齊諸兒之淫女弟楚熊比之奪子婦名教掃地秉彝凋喪三五流風餘脉蕩然無復纖絲之維繫矣嗟乎天道沍寒而啓陽和長夜昏漫而生朝曦豈其鵂鶹晝鳴于灌莽狐狸長嗥于通闤而無嘉祥之來復乎或曰七國之禍慘于春秋夫七國之禍春秋之餘孽耳有五霸自有七王濫觴于春秋而滔天于七國是故兵莫慘于

人心莫邪爲下邪說之害甚于洪水人心之惡毒于猛獸迨乎漢唐以後春秋之教行六經炳焉同風迄于今家誦户說雖田夫紅女厮養下隸莫不知仁義爲美而名節凛然寧以身膏鼎斧蹈湯鑊不敢輕以身爲蠻髦狗彘學士大夫彈冠振衣立于天日清朗之下貴以身爲聖賢載詩書悦禮樂無復有輕視檢押敗壞廉節如春秋世者則誰之功人情貴耳賤目耳聞三五藐爲不可及目覩清時則薄爲叔季顧漢唐以來士林之清議與英君哲后之崇奬人懐务節揚芬來許雖三五何以加焉當其治世化行無遜詩

書所稱比其亂也名義相扶不至如春秋之腐敗豈夫是誰之功三五帝王不能使其後無春秋而仲尼能使千萬世不復爲春秋三五帝王不能以其道行于死後而仲尼能使其道明于萬世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春秋成而禎祥至禎祥出而春秋終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非人之所能爲也後世乃有續獲麟而再作者愚以爲春秋不可再作矣夫春秋非未就之緒也寓其志則不必具其事裁其義則不必舉其全志苟明矣義苟備矣十二公足矣今欲補少于定哀之後亦宜增多于桓隱之前螣蛇續貂爲贅而

已矣春秋之義不言而信無毀譽而直令人爲一說家持一端可否同異尚未通曉而徒勦襲聖人之辭學步效顰爲訛而已矣仲尼謂文勝則史故春秋之辭尚體要立經不立傳國史在使人自考而是非可知今自爲綱自爲目吾說我志心口相證爲私而已矣聖人持世不過五百西周以前有文武周公在東周以後自謂竊取蓋澤過五世遠不相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爲多矣今欲盡取秦漢以來千餘年是非包舉獨任挾山超海爲狂而已矣春秋明王不作而寓義斯文良非得已漢唐宋之興也眞主輩出大

業無遜湯武謂一切無明王以比于五霸十二國之閏數王石俱焚爲溷而已矣春秋起隱公下迄獲麟十二公世未遠也仲尼猶慮見聞失眞斷自隱始而且闕其疑今悉憑簡策闖然直決千餘年以上事信爲得情捉風捕影爲誣而已矣春秋雖寓是非而寬厚微婉直而不倨正而有體後世妄起凡例褒貶黜陟恣口舌行胸臆不顧君父之醜曖昧之疑譏讓詆訶無異怒駡爲亂而已矣六經名教之規矩規矩一而方圓不可勝用非盡方圓之器爲規矩也今欲毛舉千百世亂臣賊子奸雄隱慝都爲一部蘇洵氏所

謂雷霆轟轟然曰下求汞孝子輩之爲蠹而已矣若使春秋爲殘緒不可不續昔者孟軻雄辯願學孔子即宜轂七篇而爲此漢唐以來非乏博雅寥然中斷者千五百年士縮手結舌待考亭氏出而後了此是伯牙絃絕子期再生爲巧而已矣夫抱聖人之道者不遇聖人之窮遭聖人之窮者不求聖人之志有聖人之志者無聖人之才有聖人之才者無聖人之識有聖人之才識者無聖人碩德重望卓然爲千萬世師不敢作春秋故夫楊雄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王通續六經朱元晦綱目續春秋之數子者日月出而爝火然

爲僭而已矣

春秋直解卷十三終

春秋直解卷十四

非左序

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尚例無左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据。左言例而人始爭爲例耳。故左諸傳之嚆矢也。其材富而辭艷弔詭而好奇。世人喜之。以爲羽翼聖經。其實風影滅裂。去道離經遠。惟假託丘明人。莫敢指。遇紕漏。寧呵護掩飾。不知其爲僞筆耳。左傳誠出丘明手。親炙先聖。同心之言。隻字豈可易。隻字可易。即非丘明。而況踳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尼父見而知之者乎。漢司

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輩雖然和之。末學承訛，至以周易文言為魯穆姜語，毛詩古序為附會左傳，作臧宣叔媢晉卿權辭，引為王制論，夏父弗忌逆祀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祖王廟，晉人得罪周室，極力崇奬，使三王罪人，貌千古榮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今畧舉其謬已三百三十餘條，輒附管見，題曰非左。或曰：非左不非公穀，何居？曰：公穀則誠公穀，左實非丘明也。知左之非丘明者，與言春秋幾矣。

皇明萬曆庚戌六月朔日京山郝敬自序

春秋非左卷上

郝敬習

隱公凡二十條

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傳曰非公命非也凡內城書重守也其不書舊史畧也如謂非公命不書魯事非公命者多矣晚年三桓爲政非公命者什九皆不書邪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豫凶事非也以天子而下賵諸侯之妾失禮之大者區區論豫凶事猶舍放飯而問齒决也

冬十月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非也改葬非禮古者不脩墓況改葬乎故不書非以公不臨也謂公弗臨者以公攝政不主喪也旣不主喪又誰主改然則謂公不臨亦非也又曰太子少葬有闕是以改葬夫惠公葬甫逾年耳太子豈遽長乎亦非也又曰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豈有攝國政舉大事賓至不會者尤非也此爲隱將讓桓附會之耳

邾人私於公子豫請師助鄭伐衛盟于翼非公命不書非也已盟而終不果助故不書新作南門非公命不書亦非也豈有國門新作公不知者凡役非禮失時

則書常事不書

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非也。不書日。史闕也。其書日。史詳也。大抵入春秋初。世遠事多闕。襄昭以後。世近史詳。經據史耳。漢司馬遷作三代世表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本此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上當有闕文。傳蒙上文紀裂繻來逆女。以繻訓帛。改伯從帛。謂裂繻字子帛。夫裂繻紀大夫。終春秋未有書大夫先諸侯者。豈以裂繻先莒子乎。非也

三年。鄭莊公為平王卿士。怨王之貳於虢也。質王子。又

取周之禾麥其狂悖無禮已甚而傳且曰信不在質
非也雖信在質烏乎可又曰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夫
周鄭無等豈春秋立言之法
宋宣公卒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卒亦舍子馮立與
夷是爲殤公子馮奔鄭殤公與鄭搆兵十年至于身
死國危此小讓之害義非春秋所予也而傳曰宣公
命以義烏在其爲義也又曰其子饗之烏在其能饗
之也
晉曲沃莊伯伐翼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六年翼人
立鄂侯皆不書史畧也經未嘗以爲霸國加詳而傳

特爲補苴鋪張唯恐失之其奉晉也如雷霆鬼神屈天子諸侯事之大旨謬矣故愚疑是書三晉辭人作耳

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先是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陳五父諫不聽傳謂陳侯長惡不悛遂自及也夫不與鄭平非惡也不聽賊子計非不悛也陳侯見弒非以不平鄭也傳欲附會陳桓公被弒爲偏曲之論耳

京師來告饑不書公爲請糴于宋衛齊鄭傳以爲禮非也天子告饑于諸侯諸侯爲天子請糴于鄰國卑矣諱故不書以爲禮是何禮與

七年。滕侯卒。傳曰。不書名。未同盟。非也。按。宣公九年。成十六年。及此三書滕子卒。皆不名。年遠。史闕也。昭公以後四書滕子卒。皆名。近故詳也。盟。春秋所賤也。豈以同不同爲例。未同盟而卒名者。如桓十年。曹伯終生卒。十一年。衛侯晉卒之類。昭以後尤多。考之非盡同盟也

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謂必不免此因五父將弑君見殺附會之傳凡人死必爲兆讖緯之陋習也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稱鄭伯以齊人朝王。爲有禮。非也。夫諸侯不朝。霸者以之朝。

又不以諸侯朝以其人入見不敬莫大乎是何禮之有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大敗戎師不書傳不言所以如以不告不書爲例經書侵伐多矣未必皆因告如以告鄭莊首霸有四夷功無不告者矣

十年夏鄭與魯伐宋取防郜二邑與魯傳曰鄭莊公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非也夫鄭之伐宋假王命報私怨非眞王命也牽帥魯人助已取地酬之非眞不貪也凡春秋之義黜霸而傳皆譽霸也

齊人鄭人入郕傳曰討違王命非也鄭以私怨伐宋郕

不助鄭非不共王命也霸者之口實可以解經乎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傳稱鄭莊公使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爲有禮非也無故而分人之國逐人君出君弟于其鄙又使私人監之何禮之有

周桓王以蘇忿生十二邑之田易鄭四邑傳曰已不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此言非所論於天子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室雖衰春秋之義不衰王室何爲其不能有乎

傳曰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故不書凡諸

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否。未知此爲仲尼之例乎。其舊史之例乎。如仲尼之例。隱桓遠矣。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如舊史之例。傳何以冒爲舊史也。傳非舊史。又非爲舊史作傳。何爲守舊史之例。守舊史之例。又爲用仲尼爲也。然則如何。曰魯史書不書。或因告不告。仲尼書不書。實非因魯史告不告也。史不告不書者。傳詳之。故知傳非舊史。世儒誤也

桓公凡十九條

傳。二年。晉曲沃武公伐翼。不書。不言其義

三年。公會齊侯于嬴。傳曰。桓公與文姜成昏于齊。非也。

此因文姜不淑臆度而甚之經書公子翬如齊逆女
稱女未成婦也
齊侯衞侯胥命于蒲傳曰不盟而不詳其事芒昧若此
何以爲丘明此類甚多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稱書時有禮非也春秋聖人
傷時失禮而作以時以禮則不書狩于郎譏遠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非也是時
陳佗弒太子春秋于弒逆未有不書者甲戌下有闕
文當云陳佗殺世子免己丑陳侯鮑卒傳謂爲再赴
一人之死焉有兩期紕漏若此而託之丘明千餘年

人不察可哂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書弱非也弱何足書蓋卿

大夫子弟未爵而奉使者世官非古因事以表義耳

六年北戎伐齊齊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

戎師不書傳不言其故以不告爲例非也是役也諸

大夫皆在會爲齊饋餼後鄭來戰于郎何待告蓋鄭

莊始霸好戰亟功隱九年突敗戎今年忽又敗戎二

子恃功爭國禍及累世故不書不齒其功也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書名賤之非

也穀鄧近楚小國東距魯千里來朝非無事而傳不

知公穀謂爲失國之君似也禮不臣寄公何爲賤之然則書名何也凡會事多僭小國諸侯來史書名書朝尊内也經因之直也所以謂之吾誰毀譽也傳不違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此大事不書史闕傳不言其故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又烝皆無傳按五月夏正三月也四時之祭冬烝夏禴禴簡烝備物夏用冬祭失禮故書此爲可無傳

楚武王伐隨傳載其事甚詳是時楚始稱王經不書傳

亦不及經以告不告為例傳豈亦以告不告為例乎經之不備也以史史之不備也以不告傳又不及安在其為輔經乎

十年王師伐虢為虢大夫詹父伐其君也不書傳不言其義

四年秦人執芮伯十年納芮伯經皆不書其皆以不告邪大抵秦楚晉遠隱桓間又遠故事多闕齊衛宋鄭諸國近記聞較詳耳

十一年楚屈瑕盟貳軫敗鄖入于蒲騷不書十二年瑕又伐絞為城下之盟十三年伐羅兵敗自縊死俱不

書傳皆不言其義按此類事非要故不書即傳亦可以無贅矣而他事經書者傳反缺詳畧往往失中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書不害非也夫御廩藉田所供粢盛之藏災矣猶謂不害乎不害則何書周八月夏六月也嘗不時也燼餘之粟以供粢盛不敬也

十六年冬城向傳曰書時非也凡城書重守也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闕耳官雖誤何遂不日事不日多矣豈盡官失邪

鄭高渠彌弑昭公忽此大事不書傳不言其義按傳稱忽爲世子救齊有功辭昏有禮惡高渠彌有智若是則賢世子哉而詩存狡童褰裳擇兮有女同車皆刺之春秋于見逐不書世子已立不書鄭伯被弑不書弑君大似不滿焉則傳言未盡信耳

齊襄公執鄭高渠彌轘之不書弑君無書故殺賊亦不書蓋世遠史闕而傳影響湊合故鄭事始終可疑若使丘明作傳豈茫昧如此

莊公 凡三十三條

元年不書即位傳曰文姜出非也父死于外嗣君在喪

不朝正即位則不書傳因前年書公之喪至疑姜留齊今年三月夫人孫于齊是姜已歸而再往也前後八往往書歸皆不書歸常也傳不達

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非也春秋無此等隱僻之例禍先公而孫齊者有二夫人乎故氏可省也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此蒙前之文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傳以爲知禮非也莊公有親喪而主齊昏王不當命魯亦不當受命父母之讐不枕戈而反爲讐人役曾是爲知禮乎

傳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

旻曰王祿盡矣行遂卒于樠木之下夫齊而能不蕩者其唯心齊者乎且何以知王祿之必盡也傳之迂誕多此類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傳曰稱名未王命非也按郳海濱附庸之國犂來其君名小國諸侯來稱朝稱名史尊內也非以無爵無爵何以朝且春秋諸侯有爵誰其有王命者乎不獨一郳犂來耳

六年王人子突救衞傳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非也按王師救黔牟而齊魯宋陳蔡五國之師共逐黔牟立朔殺公子洩公子職是王師挫衂于五

國而力詘于救衛也書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敗諱之也傳釋此不講而罪二公子之不度豈不悖與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非也常謂之恒常見之星忽不見而星隕落如雨書異也

秋無麥苗傳曰無麥苗不害嘉穀非也周之秋夏之五月也大水爲災麥傷又無五穀之苗今云不害嘉穀是以苗卽麥也五月而麥尚爲苗乎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豈禾亦麥乎蓋無麥有苗無苗有麥非大菑麥苗俱無饑甚故書而傳之紕漏甚矣

八年正月甲午治兵傳曰治于廟非也師次于郎治兵即于郎耳謂爲禮尤非也治兵將與齊伐郕黨仇人伐同姓雖治于廟又豈禮乎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傳曰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非也按是時慶父與齊爭功欲伐之公辭以脩德故傳稱善抑不思黨讐人伐兄弟不善之大者懼不敢爭而詭云脩德何爲善之

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茲傳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非也經書敗多矣豈敵皆未陳者邪又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

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凡此類文義隨宜。豈可局以爲例。

秋。宋大水。魯使往弔。宋人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此對行人常語。臧文仲何遽以湯武比之。聞其爲公子御說之辭。曰宜爲君。于義何取。此因宋將立御說。附會之。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按傳。萬奔陳。宋人請而醢之。春秋于弒君之賊。見殺如州吁陳佗類。無不書者。殺人而醢。非祥刑。昔者商紂用之。文王歎息。衞蒯聵用之。孔子盡覆其家醢。刑之不祥。不可以訓。傳不達

十四年鄭厲公突自櫟歷侵鄭傅瑕弒子儀而納突不書傳不言其故鄭事始終未見了然

鄭南門外蛇與內蛇鬬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此委巷之譚後世讖緯符命之作俑也

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為諸侯不書蓋曲沃簒晉而王命奬亂故諱不書齊桓晉文受命為侯伯亦不書即此意春秋黜奸權而薄榮寵志在撥亂耳一切以不告為例鶻突甚矣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曰不言來諱之非也書追則其來可知何諱之有

十九年楚鬻拳諫楚文王不聽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遂自刖傳謂鬻拳愛君非也夫人臣事君盡禮不可則止何得迺爾

夫人姜氏如莒明年又如莒莒非父母之邦再如必有故無傳

二十年周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鄭厲公以惠王歸處于櫟二十一年厲公與虢公納王殺子頹及五大夫王錫鄭地虎牢以東皆不書傳不言其故豈盡以不告邪

傳稱王子頹之簒立也以樂享五大夫鄭突聞之知其

將死惠王反國亦以樂享鄭伯原伯見之知鄭伯將死何奇中哉附會之說也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傳謂殺太子非也御寇非太子也若晉殺世子申生宋殺世子痤則直書世子矣是時公子完奔齊是爲田齊之祖顧經義不在陳完奔齊而在宣公殺子傳置殺子不言侈譚陳完辭爵與懿氏之卜周史之筮緣飾繇辭以神其占皆術士之說耳

是年夏五月不書事無傳按經無事紀時必首孟月五月下必有闕文傳不知

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必有故傳不知
三十有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
盟于扈俱無傳竟不知何事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汝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非也
春秋大夫不名多矣名者亦多矣豈名者皆賤之而
不名者皆嘉之比類無大義因舊史非例也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
伐徐俱無傳顧汲汲譚晉事不休知有霸而已矣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爲侯伯不書如以
不告爲例桓公之始爲侯伯也豈有不告者哉不書

是不齒其爲侯伯也不齒其爲侯伯而傳汲汲尊鄭非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傳曰新作非也公羊謂爲脩舊是也凡創造曰作脩舊曰新改作曰新作成公三年新宮災謂脩飾舊廟祔新王耳魯廟多矣故不創亦不必改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兩觀毁于火改作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亦謂改作新延廄不書作故公羊說是也孰謂丘明不如公羊乎

冬城諸及防傳曰書時非也是年秋有蜚去年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國非其國矣而築郿城諸城防焉得時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傳曰爲管仲非也會自城耳經惟内事不稱國傳誤于管仲邑穀而不知穀與小穀異穀齊小穀魯也時桓公方厚施諸侯豈勞諸侯城齊管子亦必不以私邑役諸侯人可知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傳曰宋公請先見齊侯非也梁丘去齊八百里齊桓遠來非宋往見之蓋齊之霸宋與有力焉諸侯從齊宋爲先齊盟江黃宋預謀故二國最親梁丘之遇桓有諮于宋故書先宋豈宋公請見而桓反黽就之乎

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

牲于社于門世俗以日食爲陰蝕陽社陰主故求于陰土制水秋祀門故求于社與門皆委巷之禮而傳曰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是何禮與雲漢之詩曰靡愛斯牲非天災與十月之雅非日食與脩省而已不聞鼓也

是年秋有神降于虢之莘虢公享之神賜虢公土田周史過虢史嚚皆知虢將亡此因晉將滅虢附會之

閔公 凡三條

元年傳曰不書即位亂故非也禮新君踰年而改元朝正于廟即位于朝始成爲君時閔公甫八歲內亂不

行卽位故史無書如傳言則是公卽位而經以繼弒君不請命削之耳夫位大寶也體元正始君父之大事也仲尼輒以胸臆舞文詭稱貶削豈垂世之訓與

季子來歸傳曰嘉之非也仲尼未嘗曰我書字則嘉之皆世儒臆說耳魯季氏之始何嘉之有

晉獻公滅魏以賜畢萬卜偃謂萬爲盈數魏爲大名占其後必大此市兒觀枚拆字語因魏後爲七國附會之故愚疑傳戰國時晉人作耳

僖公 凡四十條

元年春傳曰不稱卽位公出非也國君踰年改元往年

八月成季以公適邾慶父奔莒成季以公入立之冬齊高子來盟公入久矣何謂公出又曰公出復入諱國惡不書亦非也哀姜慶父之惡不諱公出復入何諱乎然則何以不書不朝正卽位史無書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曰侯伯救患分災討罪非也方狄師困邢桓公以諸侯之師觀望不進安在其爲救患也邢滅未聞齊以一旅問狄何爲討罪邢人奔師乃以之遷因敗爲功霸者好名之事不書救邢而書次于聶北誌慢也其遷也書邢遷其城也書諸侯不與齊功也昭公十三年楚子復

陳蔡亦書蔡侯歸蔡陳侯歸陳不言楚復義正同春秋貴至公不錄私惠後儒言春秋誅五霸皆自傳始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邾人于檉稱 傳曰謀救鄭非也七月楚伐鄭八月鄭伯在會楚師退久矣何救之有蓋謀報楚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歷 獲莒挐女平聲

傳曰嘉獲之非也季友獲莒挐公賜之費及汶陽田季氏之强自此始奈何又嘉之

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夏不雨六月乃雨傳曰不書

旱不爲災非也三時不雨猶不爲災乎不災何書

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傳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非也是時諸侯從桓公伐楚侵蔡蔡近許許男病歸而卒于國也何以知之凡諸侯卒于外必書地宣九年晉侯卒于扈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師昭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皆書地許男不地故卒于其國也傳又曰凡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斂亦非也春秋諸侯焉知王事用禮焉知等死内死外總之僭而已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曰晉來告非也告書不告無書爲史臣例則可爲經義則不可申生之死自縊也告則謂世子自縊縊而曰殺仲尼閔實之義非所告也獻公無道嬖庶孽亂豈爲告而書與

夏公孫茲如牟傳曰娶焉非也大夫娶未有書者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傳曰謀寧周非也是時惠王欲易太子太子不得于王而與諸侯盟是脅父也諸侯無王命私盟太子是要君也春秋人倫之至豈以要脅君父爲寧乎與稱鬻拳愛君同謬

冬晉人執虞公傳稱晉之伐虢也圍上陽問于卜偃偃

據童謠知虢亡在九十月之交凡傳所載歌謠繇
辭窮奇極怪皆脩飾爲之
傳稱虞公以道假晉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曰虞不臘
矣按歲終獵取禽獸祭先祖五祀曰臘夏曰清祀殷
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左丘明先秦宮之奇又先丘
明安得預稱秦制其爲後人語可知
六年夏諸侯伐鄭圍新城傳曰鄭所以不時城非也夫
伐鄭以首止逃盟非以不時城也地名新城非城新
築也伐鄭以夏非必城作于此時宋亦有新城文公
十四年爲新城之會豈亦不時城邪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謂致哀姜主于廟非也哀姜薨七年矣豈至是始祔不稱氏與謚而稱夫人即公夫人始歸而廟見也吾聞以祭而廟見者未聞因廟見而祭者也魯禘非禮七月禘非時傳不達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伯姬未聞適人而書卒其故不可考傳不及

十年晉世子見神于狐突此因晉惠公將有韓之敗而附會之

十一年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史過知其不長世此本子貢料魯定公執玉事而演之

王子帶召戎伐京師王討子帶子帶奔齊齊桓公不能

正其罪又爲之請入居齊六年歸而復有狄后之亂

不書傳不言其義一切以不告爲例可乎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曰遷杞不書其人有闕也經

有闕而傳不知何稱素臣或曰舊史闕也史闕遂書

諸侯凡書諸侯者皆以史闕與

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曰鄫季姬來

寧公以鄫子不朝怒季姬遇于防使朝非也夫季姬

既爲鄫夫人則宜書鄫季姬季姬既歸鄫明年九月

不宜又書季姬歸鄫傳言妄也公穀謂季姬與鄫子

非左傳公

誅于防使來請已胡安國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是也孰謂丘明不如公穀乎

十五年傳稱秦穆公將伐晉使卜徒父筮卦遇蠱占知必勝遂虜晉惠公于韓晉獻公嫁伯姬于秦使史蘇筮遇歸妹之睽幷懷公死高梁事皆見于繇凡傳所載繇辭類漢焦貢易林占與經不合蓍策老變亦後世筮家之法不見于經世儒據左解易正墮其雲霧中耳

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風非也風則凡鳥皆退何獨六鷁書誌異也

冬十一月乙卯鄭文公殺其世子華不書傳不言其故

按七年甯毋之會華背君父賣國當誅故不書傳不及豈亦以不告邪

衞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速曰周饑克殷而年豐請伐邢師出遂雨豈其然乎此因衞將滅邢附會之

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逼王室經不書傳不言其故而稱平王初年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于野者知百年後有戎是舍明法而譚隱怪也

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子卒傳曰書子杞夷非也夫杞神禹之裔始封陳留雍丘何謂之夷豈東遷近徐淮

逐變先代之舊乎必不然矣又曰不書名未同盟尤非也諸侯不同盟而卒名者不可勝數旣告卒焉得不遍名不同盟不告名于義何居有之亦衰世之禮春秋不由也

二十四年王以狄人伐鄭富辰諫王引詩小雅常棣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非也按詩序天保以上皆文武之雅周公相成王致太平作禮樂常棣其燕兄弟之樂歌也召穆公相宣王當周末詩宜次江漢常武間焉得與天保釆薇同什傳惑于周公殺管蔡之說而國語又謂爲公作無卓識可知丘明而

若此與

鄭殺子華之弟子臧是九年內殺二子也不書傳不言其故初子華誅子臧奔宋是同甯母之謀者有罪當誅子華不書故子臧亦不書傳謂其好聚鷸冠不衷自災非也一冠何遂殺身而君子尤之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無傳殺大夫非無故何以無傳坐不知耳

晉重耳納襄王誅叔帶王予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不書非以不告可知傳不及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北鄙傳稱魯使展喜犒齊師受命

于展禽辭稱周公太公此老生常譚師何遂得寢齊知魯有備非以辭耳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非也杞聖王之後以其東遷遂謂之夷則齊魯不在東海之濱邪凡傳云用夷禮則貶之之說皆非也豈有中諸侯而顧用夷禮者與

傳稱子犯治晉始入教民三年欲用之曰民未知義于是乎出定襄王民未知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未知禮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然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此言非也重耳以魯僖公二

十四年反國二十八年救宋與楚戰于城濮僅僥五載間補葺枝梧朝不及夕孔子謂善人教民七年僅可即戎子犯之教抑何速化也夫納王非教民之事伐原非肄信之舉重耳殘忍刻薄焉知禮義信聽臣訟以因君而假定王以明義攜曹衞以間楚而借伐原以市信要會盟以召王而託大蒐以習禮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總功者也子云上好禮義信天下襁負其子至豈僅博一戰之利道聽塗說以獎霸功曾丘明而為此言與

楚子玉治兵于蒍孫叔敖父蒍賈尚幼料其必敗此因

非左傳公

明年子玉死于城濮附會之傳欲屬文辭每事撰先兆爲照應聯絡　經義無涉

二十八年四月晉敗楚師于城濮傳稱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占謂楚伏罪晉柔之子玉爲瓊弁玉纓夢河神求不與遂及禍皆迂誕無稽

五月晉盟諸侯于踐土傳稱王來會踐土享重耳醴命爲侯伯錫弓矢車服秬鬯虎賁經皆不書傳不言其義夫使春秋而奬晉則此類無不書者矣不書則仲尼之待晉可知而傳過爲揚詡非也

踐土之會王在不書諱也諸侯朝王不書晉召王朝故

不書也書晉朝以君舉書非以朝也春秋之義了然
傳皆貿貿爾

冬天王狩于河陽傳謂爲明德非也重耳何德而春秋
明之以臣召君猶謂之德豈丘明而悖謬若此與

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傳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
享成公命祀相以帝丘本顓頊之墟夏后相之祖故
附會之奪享似沙門因果語何當解經

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傳稱柩出絳有聲如牛卜偃使
大夫拜曰君命將有西師過擊之必大捷此因明年
敗秦師于殽附會之而誕罔尤甚

三十三年狄侵齊傳曰因晉喪非也中原無歲不苦狄重耳在而狄滅衛其亦晉喪乎

文公凡三十條

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稱公孫敖聞叔服能相人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此爲八年公孫敖奔莒死于外附會之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傳曰書士穀堪其事非也大夫書名常耳是役也伐衛士穀爲將故名豈爲堪其事乎

丁丑作僖公主傳曰書不時非也是年冬大祫將躋僖

公于閔公上別作主書逆祀也僖公葬已十月非今
始爲主何謂不時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禮無不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非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設于私家由三桓始耳自成王以王禮祀周公其後嗣郊天禘祖夫子傷之故脩春秋世儒不達春秋之義以宋郊爲天子之事守本傳祖帝乙之意宋後殷而鄭非後周也弁以祖厲王爲上祖世遂謂諸

侯大夫都家皆有祖王廟若是則魯郊禘非僭而周公不爲褒矣魯頌誇誕季孫行父史克從臾爲之夫子刪魯風存魯頌即詩亡之意非以魯頌爲有禮也諸侯祀天祖天子至亡等也而以先尊後親爲禮曾是丘明而謬若此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謂之崇德非也德雖三五春秋不崇何也春秋非頌德之書其何有于秦穆卿大夫書人多矣何獨此爲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謂君即位脩婚姻娶元妃以奉粢

盛謂之孝非也夫君娶誰不納幣者而不盡書書豈皆爲不孝乎僖公以前年十二月薨猶在兩期之初而議婚非禮也書以誌急欲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以弔如同盟爲禮非也同盟赴名傳例耳非經之義翟泉之盟謂王人即子虎亦傳臆度耳非經有明據也王官與諸侯同盟者多矣何獨卒一子虎其魯之私交與弔則書非爲同盟也

夏秦人伐晉傳稱晉人不出秦取王官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以用孟明故非也夫孟明三敗博一勝得不補亡而是役也晉堅壁清野秦師空還何足以雪三

敗之恥穆公稱霸在定夷吾納重耳之時不待取王官之後矣豈孟明之功與

秋雨螽于宋傳曰墜而死非也死不為災則不書謂螽飛集如雨之多爾

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貴聘而賤逆非也與前書納幣皆直公之急欲耳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敘國與人避不敏非也後至不敏世儒尊霸之例春秋賤霸羞盟豈以後至為諱書諸侯晉大夫惡晉以臣盟君也豈為其避不敏乎

按傳晉襄公卒在六年秋秦康公送子雍令狐之戰在七年夏是時趙盾始立靈公豈晉經年無君乎既稱先蔑如秦逆子雍且至又稱先蔑將下軍敗秦師豈晉有二先蔑乎先蔑旣敗秦又奔秦皆不可曉

八年春晉使解揚歸衛匡戚之田與所取封公壻池之地皆還之趙盾新政以此睦諸侯告可知而經不書小惠近名不足録也傳為趙盾揚厲耳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于暴傳曰書公子遂珍之非也受盟于戎何珍之有慶父出奔亦書公子豈賊臣亦珍之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傳曰書皆以官皆貴之非也宋昭公欲盡去羣公子而以子卬爲司馬昭公嫡祖母襄夫人率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大夫司馬皆非端人司城者蕩意諸也出奔未幾而求復遂及于禍亦不知止者此二子烏足貴乎

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救鄭傳曰緩不及楚師故諸卿不書名以懲不恪非也春秋書人多矣無此例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春秋之事同盟則爲君天子立而求諸侯盟春秋傷之傳

若以爲嘗然爾

楚范巫矞似知楚成王子玉宜申皆將強死其後成王果遇弑子玉死城濮宜申謀弑穆王誅巫言禍福有之未必中即中于經奚取而傳亟稱之多此類

十二年正月郕伯來奔傳謂郕世子以邑夫鍾郕邽圭奔魯公以諸侯禮逆之故書伯非也此郕君避難自奔魯耳豈有子叛父以土地獻他人仲尼反進稱伯者乎

子叔姬卒傳曰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然則何以稱子從夫之義傳不備

十四年春頃王崩不書傳謂王室有王孫蘇之難不告故不書懲不敬也夫天子崩豈待告然後書不告不書是喪亦不會也如是則魯自不敬將誰懲且所謂懲者其舊史歟之乎其仲尼懲之乎舊史懲之不可以言春秋仲尼懲之當時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天子崩不下告不爲不敬今不以諸侯不奔喪爲不敬而以王不告喪爲不敬倒也則何以不書周不告魯不會故史無書經亦無書而魯之不敬可知懲不敬懲魯可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傳稱周內史叔服占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此爲宋弑昭公齊弑懿公
晉弑靈公而附會之也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貴之非也按華孫
華督之孫督弑君而其孫猶爲司馬蓋昭公之黨也
國亂自託于魯仲尼之不貴此等人明矣

夏曹伯來朝傳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
非也夫朝者臣見君也諸侯五年一朝天子無諸侯
自相朝之禮五霸强僭始朝同列故小國來皆書朝
史文也經因之直也後儒遷就其說遂謂諸侯世相
朝此在齊魯比鄰則可若徧千八百國日亦不足而

況五年而再乎傳爲晉朝諸侯地不知其謬矣

單伯至自齊傳曰貴之非也按單伯奉王命爲魯請叔姬于齊齊人執之以晉故然後得釋至辱也而反以爲貴豈不謬與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傳曰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非也夫五霸假會盟要齊諸侯春秋未嘗以盟爲善豈以不盟爲惡甚違仲尼之意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傳曰討其朝魯齊討有禮謂之反天非也伐曹固齊之罪朝魯亦非曹之禮

十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按傳襄夫人使昭公田孟

諸將殺之公知之載其寶以行蕩意諸請公出奔公曰不能于其大夫祖母人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而死非也蓋是時昭公欲逃不克賂左右而不得免耳又謂襄夫人使蕩意諸去公意諸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遂死之亦非也意諸八年奔魯十一年復求歸歸六年而難作鄙夫患失死非其志不得已耳又曰書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尤非也春秋明大義雖以桀紂之虐湯武不能掩放殺而況其餘乎君弑矣猶數其罪以謝亂賊春秋無是也然則何以名其君蓋事至此之謂不諱惟明惟允惟審惟直

以告諸天下後世而已且君而若夫巳氏者何可以
弗別也名以別之不獨名一杵臼耳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傳稱遂歸言齊君語偷將死因
明年商人遇弒附會之
十八年春齊懿公將伐魯有疾醫言其將死魯聞其來
伐使楚丘卜惠伯令龜楚丘知公與惠伯亦將死此
因懿公遇弒魯文公薨襄仲殺惠伯附會之

宣公凡二十六條
二年秋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傳稱孔子曰趙盾古之良
大夫爲法受惡非也夫弒君何等事豈盾不弒君妄

加之其必不然矣傳言靈公無道趙盾驟諫至盾所以出奔與趙穿弑君之故紕漏不詳第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反竟不言宣子何以出穿攻公何以正當宣子出時聞君死即反反不討賊其何辭以解故書趙盾弑君實録也不然弑逆之惡可以誣良大夫乎既書弑君矣又稱良大夫是非不譸張乎至謂越竟乃免則愈小人之腹矣因啓世儒責備之例君子無求備豈春秋而獨不然乎餘詳解

三年晉伐鄭及郔鄭及晉平不書傳不言其故蓋是時晉趙盾弑君專國晉政卑矣楚莊王賢而脩政故楚

事詳晉事畧傳不達

楚子伐陸渾之戎傳稱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辭非也過周郊問九鼎人情好異耳援天命國祚以美文辭而世儒遂蔽楚子之罪以附合尊周攘夷之例未見其允也陸渾害王室爲晉私人諸侯不敢問楚子此舉無功即無罪王使人來勞蓋亦喜之故其書法甚堂堂傳不與其功而反加之罪蒙戎者無罪而伐戎者罪之豈至當之論乎

傳謂鄭穆公母燕姞夢蘭生穆公事或有之至謂穆公有疾刈蘭而公遂卒則怪誕甚矣此因穆公名蘭附

會之

四年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曰凡弑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非也果若此其君無道其臣遂無罪乎顧天下安[illegible]得有道之君弑之甚矣其說之謬也

鄭靈公遇弑國人立子良子良辭立子堅是爲襄公春秋諸侯之子弟讓國者多矣鄭子良宋子魚曹子臧吳季札楚子西衞子郢之類皆不書何也五霸詐力成風父子兄弟相傾智者視其國如巖牆然其讓也皆利害私情一身完名而禍延累世春秋不取也傳

不及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傳曰不與謀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經書會多矣同伐同盟皆稱會是役也公夏往秋歸焉得不與謀凡傳例無端類此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黑壤傳謂晉人以公久不朝不與盟故諱不書盟非也不盟何足諱不朝不盟未有得免者晉人止公責賂乃得盟故諱也傳甚貴盟未知春秋本賤盟也

八年晉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甦非也殺之而尸諸市離其身首矣六日復蘇理所必無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謂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雨不克葬禮也非也傳以不葬爲懷親夫送死大事不夙戒而因雨廢其慢甚矣謂爲懷親則無雨克葬者皆爲忘親乎禮雨霑衣失容廢者如諸侯朝見之類倉卒失備葬卜日皆備矣何有于雨若日可易何必卜禮不違卜筮不犯日月敬嬴庚寅日中定公戊午日昃違卜皆慢也何得謂禮禮疑而筮則非也日而行事則踐之

城平陽傳曰書時也是時冬十月夏正八月耳城焉得時前此六年螽七年大旱是年葬敬嬴旱無麻用

葛緜歲儉可知而城焉得時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傳謂孔子引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譏之非也陳靈公君臣宣淫洩冶進諫孔子何以致譏與譏齊鮑牽同謬皆非孔子之言

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傳稱鄭伯敗楚師于柳棼經不書是春秋未嘗專重晉鄭而黜楚也傳知有晉而已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衞傳曰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公卒而逐之非也按魯成公十七年齊靈公始命崔杼爲大夫是後此二十五

年也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君後此五十年也計齊惠公時崔杼始生遂已擅君寵逼高國乎崔氏世卿何止一杼而傳紕漏如此又曰書崔氏以族來告亦非也春秋大夫出奔多矣如以告豈崔子獨氏他人皆名乎告大夫無不名者書崔氏挈族行耳崔氏巳去齊崔杼不知以何年反傳亦不詳

楚子伐鄭傳曰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穎北諸侯之師戍鄭此晉人之功不書是春秋未嘗專予晉也

鄭子家卒鄭人討靈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子家即歸生也四年書鄭歸生弒君此國人公論而傳謂

事由子公故傳譏張雖信信經而已

十一年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傳謂有禮非也二子淫惡從臾以亡君既不與徵舒同誅又從而納之何謂有禮

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傳謂歸父見齊晏桓子而稱魯樂洛高固知歸父將亡此因會將逐歸父附會之

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稱晉侯復立黎侯而還黎侯卽詩所爲賦旄丘者也不書傳不言其故

夏秦人伐晉傳稱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秦武士杜

回初顆父犨病且死欲以所愛妾殉顆不從及輔氏之戰妾父化爲鬼物結草于路以亢杜回遂獲之夜見夢于顆此沙門因果語非仲尼不語之教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傳不詳其事按此大夫與大夫會之始爲可無傳

冬蝝生饑傳曰幸之非也春秋書饑三皆窘急乃書及曰幸之竊所未解

晉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必有大咎天奪之鬼矣爲魯成公八年晉殺趙同附會之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非也

焚即是災何天人之異

十七年晉與諸侯爲斷道之會傳稱郤克以齊婦一笑之恨執齊使苗賁皇爲說于晉侯免之語與哀公十二年子貢爲衛侯說吳太宰嚭語相似脩辭常套也

冬公弟叔肸卒傳曰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非也按禮莫尊于父同母得稱弟而異母不得稱弟是重母反輕父也父死禮亦稱公子則是無此例也

春秋直解卷十四終